

文学翻译的价值:以“诗意”开启原作的新旅程

——从本雅明的翻译观看莎士比亚作品汉译

吴慧坚

(广东教育学院 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303)

摘要:本雅明《译者的任务》所阐发的翻译观,尤其是对“原文-译文”关系的阐述,为千百年来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提供了更合理的解释,对我们重新审视翻译史尤有指导意义。分析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对原文通过翻译而实现生命延展的状态作出描述,可以说明只要能够传达出原文的“诗意”,不“忠实”的文学翻译也有其历史价值。

关键词:译者任务;诗意;文学翻译;翻译价值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754(2009)01-0091-04

沃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使翻译“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而是去发现原作中“趋向目标语言的特殊意图”,而原文必须依赖译文来展开直至完成自己的生命旅程^[1]。本雅明这篇充满玄理的译本序言被解构主义者发掘出来后,引发了许多不同的解读。笔者认为,本雅明虽然主要是从语言的亲缘关系出发来阐述他的翻译观,但他提出的独特见解,却在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细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本雅明在用一个个非常诗化的比喻来阐述译者的任务、原文—译文关系的同时,也为千百年来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提供了更合理的解释,对我们重新审视翻译史尤有指导意义。本文拟以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为例,对原文通过翻译而实现生命延展的状态作出描述,并说明只要能够传达出原文的“诗意”,不“忠实”的文学翻译也有其历史价值。

一、《吟边燕语》开启了莎士比亚 在中国的新旅程

在中国,莎士比亚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一位外国

剧作家。他的作品全集既有散文体的译本,也有诗体的译本,此外还有多个选集译本和单行译本。莎剧在中国舞台的上演也远多于其他外国戏剧,从1986年起,中国有了“莎士比亚戏剧节”。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也始终是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在莎剧的译者中,有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均为学贯中西的作家、诗人、学者,蔚为大观。然而,开启莎剧在中国的生命旅程这一扇大门的人,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既不懂外语,又对莎士比亚、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的林纾。

在19世纪后期,中国开始对莎士比亚有零星的介绍,上海达文书社于1903年出版了《莎士比亚故事集》的佚名文言译本《解外奇谭》,但并未引起很大的注意。次年,林纾与魏易合作,翻译出版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这一译本充满了对莎士比亚的误读,有多处的增删、漏译及错译,更严重的错误是,林纾把兰姆姐弟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写的散文故事误当作莎士比亚的作品,让莎士比亚以小说家而非戏剧家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莎士比亚作品中多处有鬼魂出没的情节,颇有传奇色彩,因此林纾将其归入“神怪小说”一类。但《吟边燕语》的出版,却在

中国文化界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从此,中国读者便开始认识到这位伟大的作家,领略到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可魅力。”^[2]翻译家纷纷动手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戏剧社团也以《吟边燕语》为蓝本上演莎剧。“当时,其他西方戏剧家大都尚未为国人所认识,惟独莎士比亚受到了人们的钟爱。据统计,‘五四’以前我国上演的话剧,可以查考的外国剧本,最多的便是莎剧,约 20种。”^[2]

这样,离“忠实”甚远的《吟边燕语》,为莎翁开启了在中国的新旅程。

二、译者的内省判断力与“诗意”的传达

刘宓庆先生认为,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内省论对本雅明的翻译观起着指引作用,因为本雅明强调的是译者必须具备直观性的内省判断力,“具有这种能力的自我,并不依靠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而可以直接把握认知对象审美对象的内在本质”。^[3]^[4]具备了这种能力的译者,就能“发现趋向目标语言的特殊意图,这种意图在那种语言中产生原文的共鸣”^[1],也就能传达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高深莫测的、神秘的“诗意”。

林纾诚然未能正确解读莎士比亚作品所蕴含的人文主义思想,却对其艺术特征、美学价值及历史地位有着独特的感悟。他的《吟边燕语·序》“是中国莎学史上第一篇饶有学理价值的莎评。文章明示‘莎氏之诗,直抗吾国之杜甫’,于中外诗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其‘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即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征。重要的是,林纾从戏剧接受学的视角,论述了莎剧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可演性及其广泛的社会效应。他“又进一步辨析政教与文章之关系,申明莎氏诗剧这类文章与政教无关,纯为娱悦心目,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2]。

乔治·斯坦纳在谈及不谙汉语、却成功翻译汉诗的庞德时指出,庞德具有独特的洞察力,能潜入原作者的意识深处,而译者充分发挥功力的秘密就在于使自我潜入作者的心灵(This insinuation of self into otherness is the final secret of the translator's craft)^[5]^[378]。借用这一断语来看林纾的翻译,可谓恰到好处。林纾虽“不审西文”,但他却有着本雅明所强调的作为译者必须具备的“直观性的内省判断力”,以及斯坦纳所说的译者的“功力”,他对文学作

品的本质属性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使得他能够真正潜入作者的心灵,从“诗意”的角度去领会并再现西方文学作品魅力,因而较诸许多只是精通外文而对文学的感悟不足的人来说,林纾是一位更加出色的翻译者。如所公认,由林纾的口译者魏易独立翻译的狄更斯《二城故事》,就远不如他与林纾合译的《块肉余生记》等作品更具文学魅力^[6]^[10]。

三、文化互补的渴望与译品的魅力

本雅明还认为,译作应该反映对语言互补关系的强烈渴望。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译作也应反映译入语文化对文化互补的强烈渴望。林纾的翻译在形式上无疑是完全不忠实于原作的,但他却十分注重传达原语文化中文化层面的差异性,在归化的形式下传达着新异的诗情,因而在本质意义上仍然获得了“基本上忠实于原文”的评价,能以此激起读者求真好奇的阅读兴趣。

“《吟边燕语》虽晚于《解外奇谭》,然它超离了时人翻译西洋文学的半译半著的归化窠臼。无论翻译水平与社会影响咸为后者难以企及。《解》选译兰姆书中 10 部戏剧故事,以章回小说形式标目;《吟》则将该书莎氏 20 部戏剧故事全部译,以传奇的形式标目。林译虽也采用意译,屡有撮述大意,删增、漏译或误译之处,然没有佚名本的移置情节之弊,堪称基本上忠实于原文。”“至于人名、习俗、文物,林译也无佚名有意‘求似’的中国化之病。”^[4]

对于翻译,本雅明还从不同方面做了新奇的比喻。解读这些比喻,对我们认识和评价林译,对莎士比亚作品生命在中国的延续,以至对翻译现象的理解,都有很好的启发。

本雅明说:“与文学作品不同,翻译并未置身于语言森林的中心,而是置身于外,面对长满了树木的山脉。它在没有进入的情况下造访了那片森林,唯独以那个地点为目标,在那里,作品自身语言的共鸣能够在陌生语言中引起颤动。”^[1]林纾不谙外语,他的翻译,如果套用本雅明的比喻,只能说是从一个遥远的异地眺望林木覆盖的山岭。但林译对原作诗意满山头的深情呼唤,却激荡起一片强有力而又悠长的回声。本雅明还用水果来比喻原作与译文,他说:“内容和语言在原文中构成了一种统一性,如一个水果与其外皮,而译文的语言则像宽松的皇袍包围着内容。”^[1]笔者以为,林纾的翻译正可以说是用皇

袍包着水果,但他并没有把水果包严。透过华丽的皇袍,溢出的是奇异而浓烈的果香,这就更诱使读者要揭开皇袍,品尝果肉;而在吸取了丰富营养的同时,更产生了要见识完整的异域水果的强烈愿望。本雅明关于译文如水果由“皇袍围包着内容”这一比喻,恰恰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客观地认识林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历史价值,并进一步理解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生命旅程得到新开展这一翻译现象。

四、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和展开

“正如一条切线与一个圆轻轻相交但却只在一个点上——是相交而非相交的点确立了按其直线无限延续的法则——译文也与原文轻轻相交但却只是在意义无限小的点上,由此根据语言自由流动中‘信’的法则而遵循自己的发展路线。”^[1]这条发展的路线可以由一个译本来完成,更多的则是原作通过无数的译本无限延续生命的过程。一部译作的价值如何,取决于译文能否传达原文的本质属性,即本雅明所强调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特殊意图”“诗意”。不“忠实”的翻译,只要能把原文的“诗意”传达给读者,能够吸引读者求新好奇的阅读兴趣,也就为原文创造了新的生存方式,就能拉近读者与原作的距离,自然也就能使原文的生命旅程获得新的延续和开展。这样的翻译,也就是有价值的。千百年来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由此可以得到比较妥帖的解释。

今天看来,林纾的翻译虽然离“忠实”甚远,但他却是恰到好处地实现了本雅明所说的“切线”与“圆周”的轻轻一触。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生命旅程之所以得到延续,正是由于这一后来居上的《吟边燕语》而不是早先的《解外奇谭》完成了“媒”与“诱”的使命,才引起了读者“对原作无限向往”^[7]。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表明,“郭沫若、田汉、曹禺等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大师最初都是通过《吟边燕语》走近莎士比亚的”^{[8][27]}。可见,恰恰是从林译开始,莎翁作品的生命在中国才逐渐“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1]。

通过包天笑等译介者的努力,以及莎剧在中国舞台的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家身份渐渐从被猜测臆想的模糊概念中明晰起来”^{[8][273]}。“五四”以后,莎剧译本不再以戏剧故事形式出现,而是采用原有的剧本形式,语言也改用白话,更为切近地反映了

莎剧的原貌,中国读者因此对作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有更为明确、清晰的认识。此后,田汉、曹未风等译者都为中国的读者贡献了莎剧译本,朱生豪更是拼毕生之力,完成31种莎剧的翻译。朱生豪的翻译以明白晓畅的文字准确传达出原著的神韵,被公认为莎剧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但不少翻译家亦看到以散文体译莎翁诗剧存在的缺憾,因为“杰出的文学经典作品,其艺术形式和体裁,从来就是其精神风貌、思想内容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9]。基于这一认识,孙大雨、卞之琳等很早就开始以诗体翻译莎剧。2000年,方平主译的诗体译本《新莎士比亚全集》分别在台湾和大陆出版,标志着莎翁作品在中国的生命旅程又获得新的展开。

莎士比亚作品进入中国是以误读开始的。本雅明比喻说,原文和译文之间隔着一堵墙,翻译(尤其是直译)是绕过这堵墙的拱廊^[1]。林纾的翻译虽离莎士比亚的真实面目甚远,但他却为建造这条拱廊砌下了第一块砖。此后,许许多多的译者在为揭示莎剧的“诗意”而努力,各种各样的译本都在为建造通往原著的拱廊添砖加瓦。在各种译本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下,莎剧的丰富的意蕴不断地被揭示出来,其生命也获得不断的延续和更新,其艺术魅力持久地感染着中国的读者。

本雅明另一个阐述翻译使原作再生的比喻是著名的“陶罐之喻”:译作要把原作的碎片接合起来,每个细节都必须弥合,尽管不必和原来的陶罐完全相像。^[1]对译文而言,原作既然是一个破碎的陶罐,那么,翻译就像是要找到这一破碎陶罐的所有的碎片,并尽可能将其黏合在正确的位置,使每一片碎片都相互吻合。显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并不是一个译者能够很好地完成的,而是需要更多的译者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不断努力,才能使原文的生命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延续。

本雅明对翻译的理解,较诸此前的传统译学所主张,显得非常突兀。但我们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考察翻译,则不得不服膺本雅明独到的造诣。因为应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来解释翻译的历史现象,是那么的契合无间,如水到渠成,自然畅顺。在本雅明看来,翻译表现为一个持续的语言转换过程,通过这一转换过程,而实现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过渡。他说,“一切翻译只不过是语言的陌生性达到一致的权宜手段。”^[1]诚哉斯言!我们

在历史的语境中来看翻译,可以说,每一次翻译都只不过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手段”。而后来人对经典原著的每一次新译,也都只是表现为这一新时代的“权宜手段”对过去时代的“权宜手段”的超越所做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不但“包含了对原质的摄取,更包含了对原质的扬弃和优化”^{[3][495]}。无论哪一位译者,他的任务就是为原文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因为任何一部值得翻译的“原文”,都不是一个终结性的封闭体;面对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它是一种有待延展的开放的生命系统。原文自身就孕育着某种在未来的新的陌生条件下生存的结构或形式,等待着不断的被翻译被传播,即使它一直还未被翻译过。而译者的特别任务,就是在作为读者的同时,更要努力赋予原文以新的生命形式,使原文获得新的生存机会和生存方式,从而使原文的生命旅程获得新的延续和展开。笔者以为,解读莎士比亚作品生命旅程在中国的延续和开展,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本雅明翻译理论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 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 [M] / 陈永国. 翻译与后

现代性.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12

[2] 袁狄涌.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 [J]. 攀枝花大学学报, 1996 (2): 25-29.

[3] 刘宓庆.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4] 庄浩然. 闽籍近代学者与莎士比亚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5 (3): 73-79.

[5] STE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 韩洪举. 林译小说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7]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 [M] // 七缀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67-100.

[8] 谢天振, 查明建.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9] 蓝仁哲. 莎剧的翻译:从散文体到诗体译本 [J]. 中国翻译, 2003 (3): 40-44.

(责任编辑 肖雪山)

The Valu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To Start the New Journey of the Original with its Poetics

—An Observ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Based on Benjamin's Translating Outlook

WU Hui-jian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Education Institut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P. R. China)

Abstract: The outlook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the translated expounded 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ritten by Walter Benjamin gives a more reasonable clarification of the complicated phenomena in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and how the classics gain the afterlife in China illustrates that “unfaithful” literary translation has its historical value if it transmits the “poetics” of the original.

Key word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poetics;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value of translation